

第三者

陳冠學 著



自序

陳冠學

一本完整的文學作品不應該有序，有序難免破壞了其完整性。但一本集子則必
要有序，序好比是編，用以串連各篇成一部帙。

我已發表的文學作品，有《田園之秋》和《父女對話》二書，都是完整的著作。本集子當然不是完整的著作，因此這篇序勢屬必要。《田園之秋》和《父女對話》，我是用專業的筆純文學地寫，十分的虔敬。這本集子則多用業餘的筆，工具地或手段地寫，實在對文學十分不虔敬。如：△返照▽、△天鵝▽、△第三者▽，尤其△返照▽，幾可以說不是文學，但這一篇却是作者殷切盼望讀者諸君反覆細讀的。

我厭惡技巧主義，厭惡趕時行。但這類作品充斥市場，讀者如多讀了這類流行性文字（它們跟流行歌曲一樣，都是朝生暮死的朝菌），便無法再讀舊世代的作品，當然也就喪失其對人類文學產業的分有權，而這本集子也必將顯得很不入時與落伍，尤其因其非出專業之筆，將更增加了它的拙劣。

△詩人▽是三十歲年代的作品，△產婆▽是四十歲年代的作品，其餘都是五十年代的作品，△製餅師▽是圓神主人簡先生提議附錄的。

圓神主人肯費其寶貴資金出本集子，這裏深深致謝。若本集子實在不值票面，則爲讀者諸君枉費寶貴時間深深致歉。

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

目 錄

自序	 I
詩人	 一
產婆	 二九
大限	 五七
返照	 九五
天鵝	 一〇九
賊仔三	 一三七
一枝斑駁的老筆	 一五三
末路	 一六七

第三者 一七九

製餅師 二二三

——文學對話

詩 人

一

是薄暮時分，林裏已昏暗，林外正是一片滲黃的昏明。一位詩人沿着一條細而淺的小溪，從林裏走了出來。滿地落照，一天晚霞，呈現在他的眼前。詩人的臉上頓時舒展開一派聖潔的虔敬，目光徐徐地來回移動在這一片光景上。「偉大的造物！」他說着，舉手作禮，臉上露出會心似的一線微笑，彷彿這眼前景和他相契已久，老天和他早成了忘年之交。詩人於是在林邊徘徊着，他要送落日下了地面纔回去。每個清晨，每個晴晚，詩人都在這裏目送日出，目送日落；他說這是他對這偉

大的美、偉大的造化的一點點兒敬意。

此刻，詩人俯身在溪岸邊一叢綠草上，在細看着一隻金甲蟲的拱背；殘暉正從金甲蟲的背上，從草尖，從水面，從平野，從林梢，從山巔，從整面大地，浩浩蕩蕩却又沒一些聲息地在離去。

夕照去後，詩人沿着林緣輕移着腳步，一邊在諦聽林裏歸鳥的吱啁，一邊在等候牠們的未歸者；這些自然的景物是他的財富。他說美是詩人的財富，並且也只有詩人纔能擁有這種財富。這自然與人間裏的實事實物，或許各有主；譬如那一巒山，這一林樹，也許都有所有主，可是那一片綠，那一片靜，那一片自然的動息，却並不爲人所有。這綠這靜這動息，不是凡夫俗子那種低賤的心所能領略，它們竟像是被遺棄了似的，任荒任廢着；於是上天便另生出詩人，令他來管領它，照顧它，安頓它。所以美待詩人纔有了安頓，有了歸宿，而世界與人間那最高貴的部份纔有了主。

他目送着那晚歸者，從他的眼界的空白處沒入森林。每一隻鳥歸林，他心裏便有一陣安慰，他覺得好像是自己回到了家，鼻子裏便嗅到一陣家的暖息。他覺得他

便是一隻鳥，在一陣陣地一次次地經驗着那巢窠裏，雖即簡陋却是極其安穩的氣息。幾根枯枝，幾片敗葉，一陣沙沙聲發自他的爪間，一陣顫動傳自他的腳下；這是他小小的家。他小小的家現在把他擁在懷裏，讓他的心，安穩地休息。在外邊的大世界裏，有奇也有險，給利也給害，他的心爲奇與利所疲勞，爲險與害所恐嚇，它必須時時刻刻貫注在他的身體裏，每一筋肌肉，每一片羽毛，它都得肩負着，可是現在在他的小小的家裏，他的心可得將這肌肉羽毛，一切的一切放下，在這沙沙聲裏與微微的顫動中安穩地休息，安穩地逍遙於可樂可愛的幻想與夢境裏。這日日的，陣陣的體驗，便是詩人美的生活的每一個片段，時間就這樣從他的美的生活中滲過去，時間在詩人的生命流裏得了淨化。

時間愈加暗淡下來，暮靄漸濃，天邊差不多完全模糊了。詩人自語着：「這森林又失了多少隻了？有那些巢窠又空着了？空着的巢窠啊！現在，你該有多空虛啊！」詩人又回望整個林影，他在想像着空了的巢窠，心裏頭不禁一陣辛酸。林鳥凡回得來的都回來了，不回來的便永遠不會回來了。那些沒回來的，便讓它的巢窠空着了，在這許許多多同一林子裏的巢窠中，那些空巢啊，眼巴巴地，望着鄰巢，

那裏晚歸者正欲安睡。啊！空巢啊！你也等待過一段時間，在日落之前，在日落之後。

林邊路上，時而有農夫揹着犁牽牛回去。一個背着一枝雙管獵鎗的人騎在摩托車上，正從此經過。山喜鵲的饒舌聲，正灌進了這人的耳裏。這人回過頭，朝林裏望了望，便疾馳而去。

現在，天差不多暗了，除了山喜鵲和幾種夜鳴鳥，還在興高采烈地嘈雜外，別的鳥隻都已安息了下來。詩人於是向整個森林道了一聲「夜安」，便沿着溪畔回去。他從來不走大路，他的家就在離此不遠的溪畔上，現在幾粒初星，正從天上、從溪面對着他。

二

是第二天早晨，這時朝日已上林梢，金光澈照，上天下地，一片明淨；天的藍，樹的青，草的綠，溪水的澄澈，各種顏色，彷彿初日的光輝給它們做了一番漂淨，都顯得那麼純潔鮮麗。那確是個明淨的彩色之世界，而詩人這時正坐在林邊溪

畔的一棵樹下，背靠着樹身，在眺望着這一片景色，他就是這一世界的領主。

這是仲秋時節，農忙已告了一段落，迎過日出之後，詩人便攜帶了一本筆記簿來到林邊，他正準備從這本筆記簿裏抄錄一些詩思的隨筆，寄給他的紅塵中的朋友——這是他們向他索求的。現在他打開了筆記簿，在從頭揀取。頭幾頁是他初遷此地，甫作農人時的詩記。讀這些文字，使詩人憶起當日的種種情景。那時他們是怎樣地用他們新買的牛車與牛載着他們一小家庭的人，行李與家具，從城裏搬到這裏來；他們那一路上隨着展開在他們的眼前的田園的景色而變換的心情，是多麼的奇妙。在第二頁上那時詩人這樣寫着：

那是多奇妙的心情喲！我的心竟像一支小提琴，自奏出喜悅的曲調，一路向着南臺灣十月裏的烏豆園悠揚開去。

南臺灣十月裏的烏豆園，確是很逗人愛的，那時烏豆葉綠得很寧靜，不由你看了不愛。詩人一時沉醉在回憶裏，不覺舉目望着林邊他的一塊地；那塊地上烏豆正萌

芽，兩瓣發綠的豆片間夾着燈心似的淺綠的幼芽，纔出了地面。再過一個多月便是十月了，那時這些烏豆將給這一塊地造出一片綠的寧靜，也就是說，在這一塊地上，將有第一回由他的手種出來的一片綠的寧靜。——想到自己居然也能有如此的成就，詩人心裏竟一時恍恍惚惚起來，他反覺得是奇蹟。在這之前，綠的寧靜，他是全由農夫們，全由別人供給的，他這纔第一次了解「參造化」的意義，第一次體驗到「參造化」的快樂。對於隱居田園，在第一頁上他是這樣寫着的：「在久處紛雜動亂的人境中，猛一回頭，發現大自然單純而寧靜地橫在那一方，你怎能不投入它的懷裏？」這是他隱居田園的理由，可是，現在他纔知道隱居田園還有更深的一層意義，現在他纔體會到不曾預期到的更深一層快樂。這深一層意義的了悟，深一層快樂的體驗，使得詩人有好久未再翻閱他的筆記簿，他再翻閱時發現有一則，是可以寄給他的朋友的：

我的身上沒有任何約束，時間就像一匹馴服的良馬，我騎着牠在這一帶古林裏閒步；……。

鳥啼聲和蟲鳴聲就像不可見的蛛網，疏落地織掛在枝葉之間，鋪張在林地上。爲了避免卡斷這些網腳，我常席地坐下，或平臥於落葉之上，就此定着不動，讓那可聞而不可見的蛛網密密地交織去，讓絲腳掛滿我的身，讓絲網也將我緊網着貼在地上。

詩人在這兩小段上面打了個記號，又往下翻閱下去，他又看到了一則可錄的，便不由朗誦了起來：

在林木間久站着，彷彿自己也成了一棵林木，這時很容易覺得到樹木生命的消息。它們就近在你的左右身旁，它們的「體溫」正傳向你；並且那從地底經過樹根直貫到樹梢的地氣，也從你的腳底直貫到你的全身。每當我在林木間久站着，我便有了一份樹木的生命，……

這時在詩人背後不遠處忽傳出「丁」的一聲巨響，這聲音對於詩人，彷彿有一種致

命的傷害似的，詩人的背部忽起了一陣痙攣。詩人猛站了起來，回頭一看，一個樵夫正在一棵虹樹樹頭上揮下一記大斧。

「且慢！」詩人大聲呼喊著，合了筆記簿，即刻向那樵夫奔去。

「商量一下，」詩人爲了將驚惶的臉色轉作溫和客氣，只說了話頭，便停了下來。

「有什麼事？」樵夫爲之一訝。

「商量一下，換個地方，勞駕再深入一點，到裏面去砍，怎麼樣？商量一下。」詩人驚色已定。

樵夫聽了，起初有點兒發呆，詩人的話似乎使他左右失據，不知所措，之後，便儘打量着詩人，彷彿若有所悟似的，於是他說：「你是個讀書人？你是說這裏砍掉了一棵樹，就不好看是不是？我們村裏的教書先生也不讓人亂砍樹，他很會繪畫呢！」

「正是，砍了不好看！」

「我到裏面去！」樵夫從樹頭上拔出了他的大斧：「我倒看不出有什麼好看

的，樹大了，就砍下來做楹做柱，不然當柴燒。」

詩人報以微笑。

「這倒是一枝好楹柱呢！虹樹很難得有這麼挺直的。」樵夫拍着虹樹身，又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「正是一枝好楹柱，可是砍下來，怪可惜的！」

「我到裏面去！」樵夫將大斧放到肩上，跟詩人作別。

「不麻煩你，愈深愈好！」

「我到山脚下那邊。」樵夫回過頭來，現出一副忠厚人的臉。

詩人舉手作答，心裏頭却著實感謝那位教書先生。

樵夫去後，詩人俯身去撫摸那虹樹的傷口，幸好傷勢不重；可是，止這一個傷口，已足使詩人抑鬱半天了。

詩人於是靠着這虹樹樹頭坐了下來，然而他的心早到山腳下去了。

山脚下那邊即將有一棵樹被殺，就是遠在南美洲有樹被伐，他也一樣地心痛；然而在這一整個大自然界裏，他也只能保有這個極小的角落而已。詩人這半天明朗

的心情，一時陰暗了下來，他再也無心揀選他的詩記了，他就坐在那裏出神。

三

日頭不停地往上轉，現在是上半晡時候了，正是林鳥的鳴囀最熱烈的時候。青苔鳥是枝間跳動的小音符，牠們的形體最小，鳴聲也最細，牠們那小小的身體，跟着牠們的每一小單音跳動，牠們的歌唱總共也不過七、八個音綴，可是爲了唱一支歌，牠們得在枝間做極迅速的轉位，牠們的歌聲，聽來竟像蟲鳴；草鵲鵲形體與青苔鳥本無可軒輊，只是牠那永不靜止起起落落的翹尾，令人覺得彷彿牠大了一些，牠那連珠似的急囀，在很短很短的時間裏竟有兩三折的轉調，那是林邊最嘹亮的歌聲；藍鵲是枝上縉紳，衣冠楚楚，牠們長年穿着一式紺色的制服，在林間來去，很少在固定的地點逗留，看着牠們很神氣的來去，你必得承認牠們是森林上國的檢閱官，因爲牠們很有節度地依着時宜發着單音，最多也不過三綴音的認可令；黃鶯恆以過客的姿態出現，牠的歌是林間獨一無二的藝術歌，嗓門大，表現力也的確很強，可是只要牠唱完了牠的歌，牠便即刻展開羽翼在枝葉間急掠而去，而在人的視

界曳成一條神祕的即現即逝的黃色的影，這要比牠的歌留給人的印象更其神妙；山喜鵲是此間名聞遐邇的長舌婦，牠們總是帶說帶唱，牠們那沙啞的說話聲，誰聽了都要嫌惡，可是牠們唱歌居然也有個頂好聽的尾音；烏鴉是最不受歡迎的，牠那破裂聲和一身的黑，命定牠被認作不吉祥，因了這樣的不遇，牠通常總愛登高而唱，可是牠登得愈高也就愈引不起人的注意。森林裏現在是聽不到野鳥聲的，牠們天一亮就飛往原野或田野去了，非到日落黃昏，牠們是不會回來的。

儘管有這麼多的林鳥奏着詩人心愛的森林之曲，詩人那已陰鬱下來的心境仍不開晴。詩人坐在那裏仍一味在出神，他彷彿聽見有伐木的丁丁之聲傳遍整個森林，那聲音好像發自每一棵樹，那山脚下的一棵是聲源，而每一棵林木都在回響。這彷彿的聲音凌駕在林鳥的鳴聲之上，向着他的心槌擊，如一隻大鼓的低音對人的胸腔震撼。有陣發性的暈眩與嘔吐之意向他侵襲，詩人覺得手足漸見厥冷，他向自己說：「回家去！」於是他站了起來，走出了森林。在溪邊他瞥見了一棵樹的水中倒影，這使他險些兒栽倒溪裏；他彷彿聽見樹木倒下的巨響。一陣暈眩逼得他不得不踞下去，詩人就這樣踞着等待暈眩的過去。他閉着眼，讓中秋過後的秋陽斜曝着他

的背，秋陽的溫暖從他的背部傳進他的臟腑，他覺得已好了許多。就在這時他真確地聽見抽水機的馬達聲，在林外的路口，隔着小溪，和他相去只有幾步路的地方。他擡頭看時，看見一部摩托車剛停了下來，一個身體魁梧的青年人騎在車上面，背上背着一枝雙管獵鎗。

這是這一年來，這森林第一遭出現獵人，伐木盜林，詩人已遇見好幾次了，但打鳥這却是第一次遭遇。在南臺灣打獵有兩類：一類是打山豬、山鹿與山羌，地區在山上；一類是打麻雀、斑鳩和雉鷄，地區是在原野或田野。森林可以說從來無人行獵，森林沒有够寬敞的獵場。這獵人的出現，是詩人夢也夢想不到的。眼看着那一枝雙管獵鎗，詩人頓時陷於絕望之境；一事未了一事來，真是禍不單行。這光景，對於詩人實在觸目驚心。詩人一時愕然不知所措，直望着那來人。

「打鳥嗎？」詩人無意識地向溪的對面的那人發問，隔着一條短獨木橋。

「正是！——這裏鳥隻多不多？」來人正下了車，給他的摩托車撥出挂脚，面露微笑亦答亦問。

這問話詩人怎能作答，這不啻是向詩人的心作了第一道射擊。